



鲁迅故家的败落

周建人口述 周晔编写



湖南人民出版社



鲁迅故家的败落

周建人口述 周晔编写

湖南人民出版社

鲁迅故家的败落

周建人口述 周 晔编写

责任编辑：黄仁沛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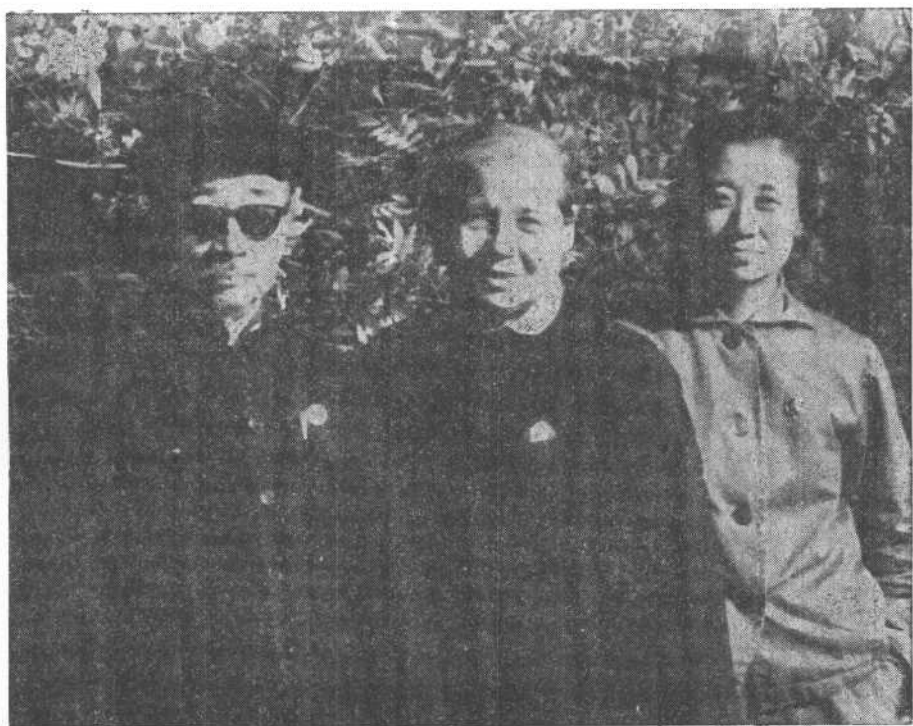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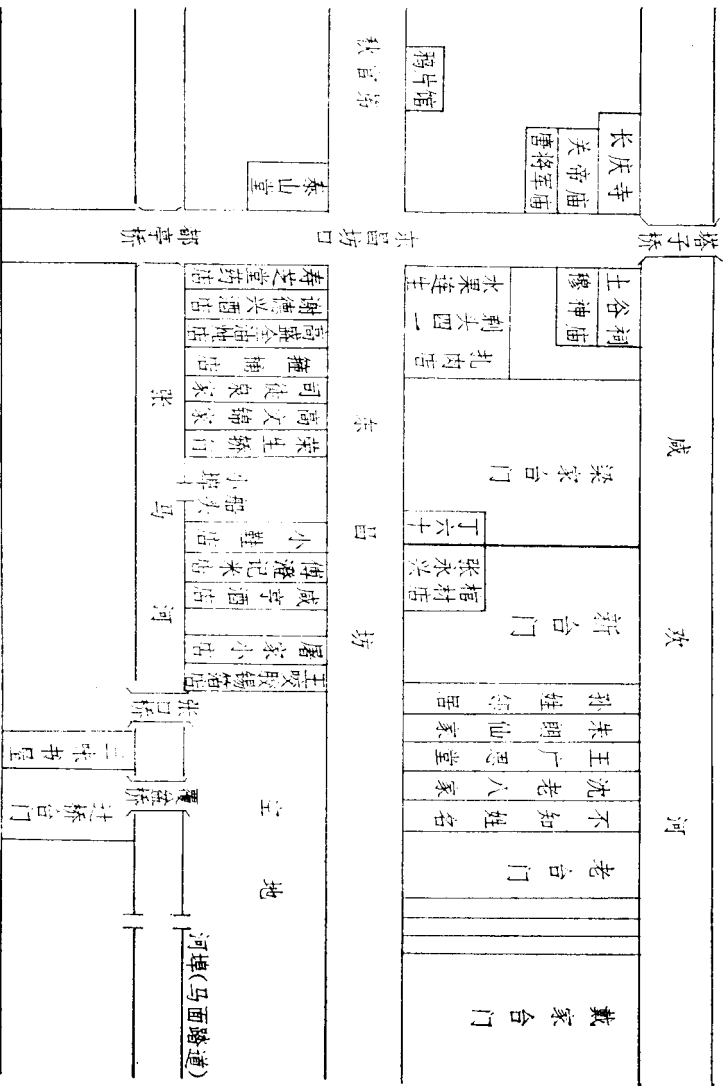
1984年7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字数：200,000 印张：10·25 印数：1—21,800

统一书号：10109·1759 定价：1.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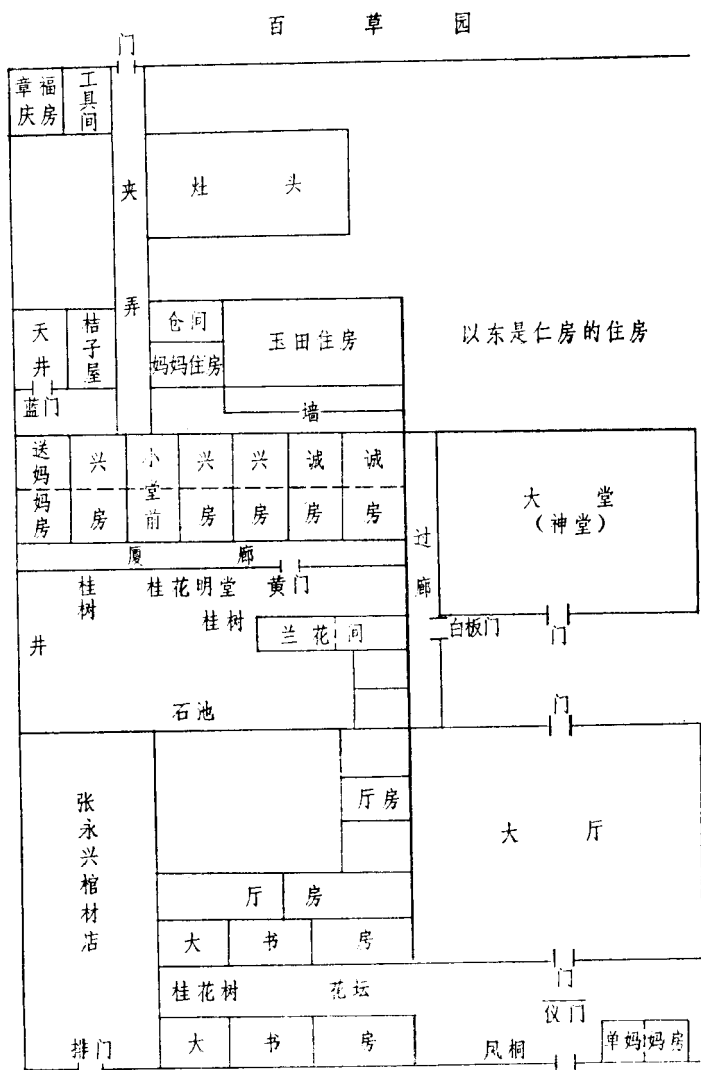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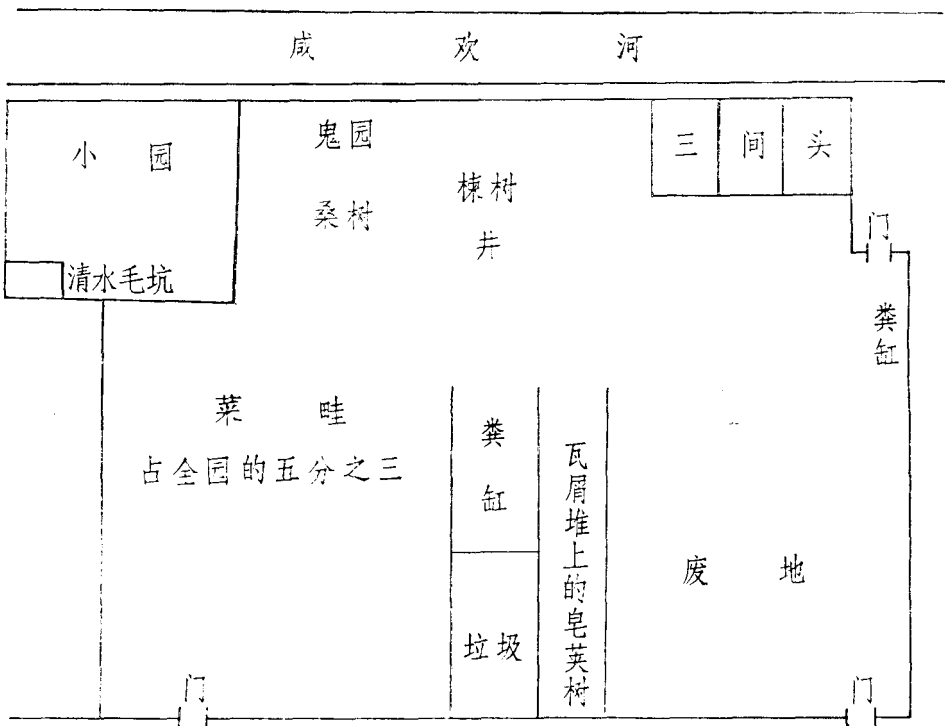
周建人和夫人王蕴如、女儿周晔的合影



晚清东昌坊口示意图

晚清新台门（西部）





晚清百草园示意图

前 言

多少年来，在茶余饭后，我父亲常常讲些他幼年时代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几年随着鲁迅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更加注重探明清朝末年鲁迅故家的史实；去年，我又参观了绍兴鲁迅故居，感到有写出来的必要。

等我想写时，父亲已是九十三岁高龄了，无法系统地回忆讲述，我只得做好资料工作，一步一步地把他脑中存留的记忆发掘出来。

我先把以前讲过的事情做成卡片，与《周作人日记》（北京鲁迅博物馆藏，从《鲁迅研究资料》第八期起陆续发表）、《鲁迅的故家》、《知堂回想录》和观鱼、王鹤招等人提供的资料，对照研究，按年份排列事实先后，提出问题，再由我父亲或补充，或纠正。

经过多次交谈，父亲想起来的事情越来越多。老年人的记忆力很有特点，也许记不住近来的事情，却能记住自己幼年时的好多细节。他还纠正周作人著作中的若干错误，如《鲁迅的故家》一书中《桐生》和《泰山堂里的人》二节，都提到风水先生“申屠泉”，周作人说“地方

上只知道他叫申屠”，我父亲说，写成“申屠”是错了，此人复姓司徒名泉。我认为我父亲的记忆是对的。这类事情虽细小，却相当多，我没有一一注明，我想读者会对照分析的。

在掌握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人物的相互联系之后，然后动笔。初稿完成后，念一遍给他听，他又补充，或纠正。

可是，他毕竟年龄太老了，视力衰退，不能看我的文稿和图稿（主要是根据《鲁迅的故家》所描述而绘制的），加上他的听力也衰退，也可能仍有错误，这应由我来负责。

最后，向热情支持我的这一工作的同志们，深致谢意。

周 晔

1982年12月

目 次

前 言

一 别了，故乡！	1
二 一个古老的家族	13
三 祖父点翰林的往事	29
四 在台门外	37
五 鲁家姑娘嫁到周家	45
六 四世同堂	59
七 失去了曾祖母	58
八 “捉拿犯官周福清”	81
九 升叔要求替斩	86
十 艰难的日子	98
十一 谁是呆子孙	111
十二 家有长子	126
十三 异路不异	139
十四 值得纪念的大树港	152
十五 风云变幻	161
十六 祖父活下来了	170
十七 生于忧患，死于无奈	182

十八	我们不是乌大菱壳	193
十九	祖父的自挽	210
二十	难忘的教训	220
二十一	要改变国民的精神	233
二十二	惊雷震撼了死寂的水城	247
二十三	“袁世凯毒死了万岁爷！”	254
二十四	大哥归国	265
二十五	孤独者	281
二十六	想起了高文锦	296
二十七	辛亥风暴	306
尾声		318

一 别了，故乡！

一九一九年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年代，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古老、沉睡的中国沸腾起来。

人们的爱国热情在燃烧，我的故乡绍兴古城也呈现了活跃的景象，学生们走上街头，到洋广货店检查日货，女学生更是热心地宣传用国货；辛亥革命后的沉闷的局面被打破了，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光照，启示了人们对于新的前景的向往。

鲁迅是在一九一二年二月间离开绍兴，到教育部工作的。五四运动前夕，他以战斗的呐喊，投入了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民主启蒙的斗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著名作品的发表，显示了新文学的战斗实绩。鲁迅决定在北京战斗下去，于绍兴的旧家已无所顾恋，一九一九年底回乡接家眷往北京，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故乡》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指故乡——引者）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

地去。”

北京，在我的大哥是“谋食的异地”，在我，则完全是陌生的异乡了！

在深冬的寒冽中，我和家人们都怀着动荡不宁的心在等待我的大哥。很多事情，还得由他来才能决定；在这大家族还没有各奔东西以前，他还是兴房的长子，只有他才能作为我们这一房的代表。

在我的心坎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是惆怅、悲凉、憎恶、厌倦，还是什么？我渴望换一个环境，让我忘却往事，摆脱阴影和束缚，但似乎又有点留恋。

辛亥革命以后，因为僧教育会解散，没有经费，塔子桥僧立小学堂便关闭了，我到水神庙小学堂当校长，不多久，因为小学教师师资缺乏，省里举办小学教师养成所，两年一期，我就又到那里教博物学，从开学到这一班毕业的两年内，我没有请过病、事假，也没有迟到早退，省里派视学来检查后，对我传谕嘉奖。以后，我到县立第一女子师范（开始称明道女校，校址在万安桥）教书，又在成章女校（在南街塔山下）兼课，直到一九一九年暑假，因为准备搬家了，才辞了职。连同辛亥革命前，我教书共十三年半，骤离故乡和工作多年的教育岗位不免依依。但对于我们这个破败下去的聚族而居的老屋，则是无所留恋的。

据说我们家族定居绍兴，到清朝末年，已有四百年的历史。第一世周逸斋于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徙居到绍兴竹园桥，他原来的名字已失传，后来修谱的人便送

他这一个名字，逸斋者言逸其名也。第六世崧山以举人出现，他有七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乐庵分到覆盆桥老台门住下，这时是清乾隆十九年（1754），祖父周福清曾在《恒训》中叙述家史说：“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效奢侈，遂失其产。”八世祖寅宾有三个儿子，分为致、中、和三房，分居新台门、过桥台门和老台门，九世祖致房佩玄又有三个儿子，分为智、仁、勇三房；智房又分为兴、立、诚三房，到我们已十四世了。

虽然祖上绞尽脑汁，采取种种措施，买田造屋，又想尽办法，使后人保住家产，但毕竟阻止不了家族的衰微，台门①的败落。先是卖掉各自名下的田地，又联合起来卖掉祭田和房屋，过桥台门已卖掉了，现在，兴、立、诚、礼、义、信六房联合卖掉新台门了。

买主朱朗仙多次来催促，要我们赶紧把房子出空，最后的期限定在一九一九年底。现在，树倒猢狲散，这一代已是末代子孙了，把祭田卖了，祖坟不管了，祭祀也免了，各自拿了有限的金钱，营造安身立命的小窝。大家明白，今后已没有什么祖业可依靠了，这有限的金钱，究竟能维持多少时日，谁也没有把握。可是，如果不卖田卖屋呢，眼前就要饿死了。

那时，我们三兄弟都已经有了职业，都有薪水，生活

① 台门是邸第，士大夫的住宅。

并不成问题。台门的败落也早已预感到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遵照母亲的意思，把该办的事办了，该寄存的东西寄存出去了，并一一登记，写好一本《绍兴存件及付款簿》。我等待我的大哥，和他一起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一个雨夜，大哥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母亲的欢喜自不必说，我也好象一块石头落了地。母亲在高兴中藏着凄凉，我在安心中带着迷惘。大家先不谈搬家的事，让大哥休息，好恢复旅途的疲劳。我和母亲住在小堂前①的后间，大哥住在楼上，鹤招住在隔壁祖母住过的房间里，大哥上楼时，母亲告诉他，写了信给运水，希望他能来，既来帮我们搬家，也来和我们告别。大哥很高兴他又要见到运水了。

天亮起来，雨已停止，是个阴沉沉的天气。母亲张罗着早饭，我和大哥走出小堂前，来到桂花明堂②。一看到明堂左右的两株桂花树，不由得我想起我大哥二哥和廿八公公曾在这树下演过他们自编的童话剧，我和四弟便是看客。我的大哥也看了一眼这两株桂花树，他在想什么呢？

我的眼睛又看到靠着南墙有一人高的石条凳，三条相连，是搁花盆用的，两边各有一个用大石板砌成的石池，是浇花用的。原来这三条石凳上搁满了花盆，有他种的各

① 小堂前：一般作为一房或一户的会客、祭祖、穿堂用，区别于一族或一个台门共有的大堂，习惯上加一个“前”字。

② 明堂，即屋中院落。

种月季、石竹、文竹、郁李、映山红、老弗大（即平地木）等，也有我父亲种的万年青、小松树、刺柏等，万年青放在石条凳的中间，说是种了可以避火烛的。这不知是什么缘故，只是这么传说罢了。如今，石条凳上只剩下一两盆花了，其余的我已经送人了。留下来的，是我大哥从日本带回来的水野梔子。

“喔！这盆花还留着？”我大哥说。

“是啊！因为你路远迢迢从日本带回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要带到北京去。”

我大哥不作声了，眼睛在桂花明堂搜索着。桂花明堂全部铺着石板，只有桂花树下用小石条砌出一个六角形，那里是泥土。夏天可以发现许多圆孔，是蝉从地下钻出来所留下的痕迹，另外是些野草，凤尾草和天荷叶。在石池南面与墙相靠的地方，有两寸宽的一长条泥地，生着这些草及蝴蝶花之类，还有一丛天竹，是父亲手植的。只有这丛天竹，在寒风中显得风姿绰约。

小堂前和明堂之间还有一个廊，称为廊厦^①，廊有六尺阔，也是大石板铺地，和明堂交界是一堵半墙。这堵半墙，里面刷石灰，外面却用淡青灰刷过，再用粉笔画成长方格，充作磨光的大方砖。在那横长的格子里，我们看到一些图像。这是我大哥在十一岁时，用铁钉划出来的，虽然已是二十八年前的事了，可是这些图像却还很清楚，特别是一幅尖嘴鸡爪的雷公。这些图像也连同房子一起，将

① 廊厦是在房檐之外，檐窗之内。